

茗溪范 翔英登先生鑒定

鍾山錢希祥再文纂輯

禹貢此篇史臣記禹平水土定貢賦及經理天下之功獨以貢名者水土平而後貢賦定舉其成功而言也篇中分五段首節揭治水之大綱冀州至卽敘分記九州之成功經也導岷至導洛條析隨山濬川之事緯也九州攸同二節總結水土貢賦錫土姓七節言建官弼服以終治水之功末節記其功成復命又一篇大結也大抵導山導水治未治之天下所急在民生居食錫土弼服治已治之天下所重在朝廷德教

敷土節史臣說禹受命治水其要何如九州之制由來舊矣當洪水汎濫區域莫辨不有以分之無以別地勢之高下禹乃先分別九州土地知某州最下治宜先某州最高治宜後庶可隨地而施功焉凡水皆原于山而樹木障蔽道路阻塞不有以通之無以審水勢之緩急禹乃隨山而行相其便宜刊去樹木以通道路知某水爲某山所壅必須開鑿某山爲某水所出必須濬治庶可因勢而利導焉至于各州之中山川不一不有以定之無以知水勢之出沒禹乃莫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爲各州表識知何水

書經卷之三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

是功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

氏田賦之總名 今文古文皆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刊音堪地理志作乘

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天下之地復爲九州則地勢之高下可知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則水勢之緩急可知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川之大者以爲

出何州源流可考何州納何水脉絡可尋由是而導山導水之功皆可舉焉禹之治水大要不外此三者而已○此記治水之大綱也分土則區域辨隨刊則便宜審奠山川則州境別三事平有總是一個順水勢而已九州本制起於顓頊非自禹始分也特洪水湮沒禹復為分別之耳

冀州當時水患莫甚于河冀州乃河水所經又帝都在焉人主百官宗廟之所在不可不急故治水始此言濟河惟竟則知冀在竟之西言荆河惟豫則知冀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雍之東且尺土莫非帝之所有若盡疆界以定帝都則與諸州無別矣○此見聖人之重帝都也堯治平陽舜都蒲阪禹治安邑相去各二百餘里皆冀州之地

既載二節冀之水患莫大于河壺口之山河水北來南下之所衝禹故經始治之以殺河勢也壺口之北有梁岐二山乃河水所經壺口治而下流通於是乃治梁而及平岐以開河道也既疏其下流之衝復順其經流之勢而冀乃無河患矣○此二節皆為冀州除河患也既著已然之詞載者始事之謂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也八年始於此時四載始於此地故曰載梁岐乃河之上流壺口是河之下流下流不治則上流無可施功故治水皆自下而上而此亦必壺口而後梁岐也他州皆皆先地後續舉成功而言也此獨先續後地本用功之始而言也九州有大高下二州有小高下壺口梁岐特冀河一州之高下非治河始此也

紀綱則水勢之出入可知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冀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克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故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既載壺口

載音再壺音胡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壺口山名河水北來南下之衝也于是經始治之以疏殺其勢焉禹治水施功之序皆自下流始竟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自言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始也

治梁及岐

治音池岐音其

呂梁孤岐二山河水之所經也禹治之以開河通則河水無不治矣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岳古本作嶽

其次莫大于汾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于是因脩之功而修之修太原以濟其源修岳陽以導其流則汾水無不治矣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單音雲底音指衡音恒俗音橫非漳音章

單懷平地之近河者也洩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方洪水橫溢而平地致功為難今則已可有功而無旱濕沮洳之患至于橫漳之水其間凡以地名者亦無不底績焉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矣此地之平也

既修節其次莫大于汾自梁岐而東有太原自太原而南有太岳太原固汾水所出而太岳之南則汾水所經者也縣管治之未有成功禹乃因其迹而修之先修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于岳陽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無汾患矣○此為冀州除汾患也河入海汾入河二水相屬禹在釐口至太原治河即以治汾

單懷節岳陽而東有單懷之地乃河水所衝而又洩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往時平地皆水致功為難及河治而洩淇之水悉有所歸然後單懷沮洳盡去致有平治之功至于清濁二漳亦皆合流橫入于河而其間凡以地名者亦與單懷之功無異冀冀州之士于是無不平矣○此記冀土之平也蓋漢各由其道則單懷之地底績此舉水以見地也曰至于者其間平地其不底績單懷也此兩節皆禹因舊功成父績也

厥土節水患既平土宜可辨于是辨冀州之土其色則紫白而不雜其性則柔壤而無塊也○記辨土也土兼穀土庶土言穀土所以定賦庶土所以定貢也

厥賦節土宜既辨田賦可定于是定其賦則居上上為第一等或地力年分不同則錯出第二等定其田則居中中為第五等也○記定田賦也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先賦後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場園園田漆林所出者而征之也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錯在上自下而升一等據之錯土中是也錯在下自上而降一等冀之上上錯是也

恒衛節田賦既定水土尚有未平者治之亦不可緩彼包絡乎恒山流注于東北者恒衛二水也其水小而地遠河河水橫流不暇先治今河水既治于是導恒水使入滹水導衛水使入滹沱河各從其道而水之小者治矣橫跨于大河高乎于東南者大陸之地也其地平而近河向河水衝決殊難速治今河水既治于是其地

厥土惟白壤上聲

柔而無塊曰壤教民樹藝因地制貢不可不先辨土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冀州之土豈皆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耳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錯倉入聲

色性既辨田賦可與賦既定其為第一等矣然地力不同年分不齊或難出而為第二等田則第五等也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于田者賦非盡出于田併與場園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恒山北谷東入滹水衛水出恒山靈壽東入滹沱河從者從其道也高平曰

皆可耕作而土之卑者平矣。此見水土之無不平也。恒衛大陸皆接壤堯州必因既播九河九河既道而始從且作也。故記成功于田賦之後。

島夷節畿內之貢已征于厥賦之中。獨有海島屬夷每年以狐狸能離等皮可製為服者貢之。蓋因其地產以為歲入之常也。此見聖人水土既平功及外國故貢其所產也。島夷乃冀之屬夷與青之萊夷徐之淮夷一類。

夾石節貢道之來則何自乎。帝都蒞版東西南三面距河貢賦皆可直達惟北方一帶其水阻于山不與河接故必假道于海而碣石山峙于大海之濱適當逆河入海之處故舟之來也遵海而南又西向而轉而碣石乃在其右腋夾而過之以達于河。凡上上之賦皮服之貢皆可達帝都矣。此記冀州北方貢道也。舟師乎左政見山之峙乎右行折而西故見山之在其夾。

濟河節次冀而施功者。冀州也。標其疆界東南則跨濟水而過之西北則彷彿至于河焉。此標冀州之界也。以下每州先詳疆界者所謂冀高山大川也。堯州濟水流其東南東南雖不止濟而此外無可書者故曰濟河水經其西北西北雖未及河而此內無可紀者故曰河。

陸作者言可耕治也。恒衛近堯之水大陸近克之地因克成功故記于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島音

圻內所貢已征于厥賦之中。惟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石碣石入于河

夾音協碣音傑

帝都三面距河皆可達河而至。惟北方貢賦之來其地如漁陽上谷其水如遼瀋潯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由北海入河自海而南向則望碣石以接河濱由右而西轉則自碣石以達河口。舟在左右在右轉屈之間視之若在挾掖之右故曰夾石。

濟河惟克

濟上声

克州之城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凡言據者跨而過之也。言距者未至其地但望之為

表識也

九河既道道去聲

竟患莫大于河九河其下流也自禹分其流而九之則經流行于中支流流行于外既順其道而水之流者治矣不惜數百里地疏為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雷夏既澤

其次莫大于濟雷夏濟水所鍾也水之奔潰者退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既成其澤而水之止者治矣既澤向未為澤而今始為澤既豬向已為澤而今復舊也

九河節竟患莫大于河河自大伾北折而入竟更挾渭洛汾悻而益成其大而竟地平土疏又無崇山峻嶺以為之障被害尤甚故于將入海未入海之處不惜數百里地分而九之使支流分其勢于外正派順其流于中循其新開之道以入于海而竟自是無河患矣○此治河于竟也竟西北距河而地勢最下河至此將入于海橫流猛悍非隄防可禦惟別開八條以殺其怒所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凡水導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此與荆梁之泄潛是也禹疏九河不過因河之勢自分而疏通之耳非強之也禹治水先從下處治之下流既殺則上流自洩故治河之功必始于九河雷夏節其次莫大于濟而雷夏濟所鍾也向濟水未治橫流入澤澤不能受遂致此溢奔潰不知何為雷夏而澤非其澤矣全濟水治而上流既有所歸下流復有所洩雷夏乃能蓄水成澤若至是始名為澤也而竟之無濟患益可知矣○此即澤之能容濟水以見濟水之治也澤在濟水之南本是二處與大野既豬不同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曰既澤向已為澤今復其舊曰既豬雷夏本澤也乃云既澤者以濟水泛溢澤與濟連而為一不復知孰為濟孰為澤矣至此而乃得成其為澤也○九河既道則水之流者治矣雷夏既澤則水之止者治矣

離沮會同離音疽

無紀今道者道澤而二水亦合流以入海而入海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蓋可以見濟河之治矣。○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諸侯時見曰會衆煩曰同今灘沮合流以趨于海如諸侯會同以朝天子故借言之

桑土節水治則土平。竟地卑。水患尤甚宜桑之土向俱湮沒今水落土乾既可樹桑以飼蠶自是而一州之中向嘗避水而居下丘者今亦降丘而仍居平地不苦卑濕矣。○此見土之無不平也曰既蠶則民利無不與而土之高者平矣曰降丘則民居無不奠而土之卑者平矣

厥土節土平而色性可辨。其色則純黑性則墳起焉土辨而地利以興其草則繇而蕃茂水則條而長盛焉而百穀五材聚可知矣。○此見竟之土性復地利興也色黑著水沉溺故性墳者水流蕩故孟子言洪水為災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驅之而益烈之茲乃以草木紀治何也蓋孟子所謂暢茂在高原廣墜凌犯穀土至竟徐揚瀕海之區有茫土坎壈而已安得草木生之此誌草木正見三州水治也

厥田節土宜辨物性遂而田賦可定矣。定其田則居中下為第六等定其賦則居最薄之正額為第九等以其地狹人稀也。○此定田賦也。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

水自河出為灘濟出為沮灘入于沮沮承夫灘而會同以趨于海則水之合者沮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以蠶則民利矣。地高曰丘竟地多在卑下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則民居奠矣此可以驗土之平矣

厥土黑壤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俗音焚訓起政字彙則

上聲房勿切土膏肥也姑從俗繇音遶與繇同

墳土脉墳起也繇茂條長也竟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草木非宜至是或繇或條或天或喬而或漸包故于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而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有音

今猶遲之十三年者聖人愛民之仁浮於取民之義也洪水之害
兗州尤甚故田雖在第六而賦比也州為最下也賦既在第九而
尤必十三載然後同他州也蓋地利之美有未闢故田稍高而賦
為至下人工之修有未齊故賦既薄而共入尤後也

厥貢節賦之外必有貢竟地厥木惟條漆有出矣桑土既蠶絲有
出矣漆以制器用絲以備章服皆國用不可缺者而竟地宜焉故
使之入貢也至于織成幣帛而有文采者尤絲之貴者也則使盛
于筐篚以入貢亦以供服飾之用也○此定兗州之貢也筐篚貢
之盛于筐者勿與貢乎看凡幣帛之物皆盛以筐非以其精也

音再取年運
而往為義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真正也言君天下以
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蓋當河
下流之衝水激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
雖平而卑溼沮洳未能盡去土廣人稀生
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九等之賦
同他州以土貢焉是經國取民者義也既
薄其賦而復緩其
征者仁濫乎義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籠志作棐織
音至後同

貢者下獻其所有于上也竟地厥木惟條
而漆有所生桑土既蠶而絲有所出故貢
漆以飾器貢絲以為服若絲之美織成文
者錦綺之屬也則成以筐篚而貢因其所
宜而貴其
所重也

浮濟節其貢賦之道何由哉竟東南據濟濟固入河南出者也西北距河潔則河之支流也故便于濟者則浮濟便于潔者則浮潔皆逆流以達于河而至帝都焉○此定貢賦之道以終經理兗州之事也兼用濟潔者東南則浮濟西北則浮潔各從其便而已

浮于濟潔達于河潔音托滄之省也滄古潔字後省作潔遂以滄為乾

滄之滄達

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竟之東南據濟而濟者經于河者也竟之西北距河而潔者河之支流也二水不同均之與河通者故貢賦之來便濟者浮濟以達河便潔者浮潔以達河其流皆逆也達河則達帝都矣

海岱惟青州岱音代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凡言至者盡其地而後止也

岬夷既畧岬音隅史記作都亦音隅夷一作畧考霸耀作禹鈇帝命驗作禹鐵

禹岬之省岬鈇鐵皆古夷字也

海岱節天竟而施功者青州也標其疆界東北則至平大海西南則將到泰山焉○此標青州之界也通州以海岱為主惟海故水易歸壑而民有餘力惟據海岱之形勝故定賦制貢而地有餘利舜肇十二州分青州之東為營州營州即今遼東地

岬夷既畧雖近海而不當眾流之衝成功較他州為易彼極東邊海之地有岬夷焉固青地之至遠者也今既可溝可塗可封可殖而經界已定矣則地之近者可知而青州之土無不平矣○此言地之平舉遠以見近也他州先水後土此獨先土後水者見青地被害猶淺收功猶先于餘八州也

離淄節青無大水之浸所宜治者離淄二水而已離水由維山淄水出原陰向營汎濫失其故道今離水北流入海淄水東流入濟已各順其道焉他如濟汶上下不皆安流乎。此言水之平即小以見大也其道者汎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獨言離淄者此外無餘功也

厥土節由是辨其土有一焉以平地言其色則曰其性則墳以近海而言則一望廣濶斤鹵而鹹也

畧者可以溝塗封植而盡規畫之宜也隅夷東表之地即遠可以觀近而瑯琊之左右皆樂土矣。

離淄其道離音微志作惟
淄音茲志作笛

離水出瑯琊北入海淄水出原山東入濟既道者禹爲之道也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則由小可以見大而濟汶之上下皆安流矣河濟下流竟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離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志作瀕斥
音尺志作湯

青州之土平地則色白而性墳海涯則廣漠而斥鹵也

厥田節由是定其田賦田則土下而為第三等賦則中上而為第四等也。田三等地利美也賦四等人工少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
第四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

夷作牧厥篚栗系絺音管栗音洗下从木木

首延萊音
來栗音掩

厥貢節由是而定青州之貢其一州所出者有鹽與細葛及雜樣海物則使貢之以為服食燕享之資其隨地所出者如岱山之谷有絲與栗可供服用有鉛與松以及怪石可備器械充棟宇飾器用則亦使之貢焉又有萊山夷人以耕作牧放為生今水退而其地既可作牧所出有山桑之絲最為堅韌可為琴瑟之絃供繒帛之用則亦使盛于筐以入貢焉或取之一州或徵之各地無非為服食器用之資皆非強其所難而貴異物也。此隨地以為貢也大抵貢物不以精粗為序而以多寡為序青地多鹽故先及之他州亦然萊夷必言作牧者因萊夷得以作牧而後有歷絲原入貢之由也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言非一種也鹽絺可以為服食海物可以供燕享此貢之出于通州者也至于絲栗可以為衣服鉛可以為器用松可以備棟宇怪石亦可以為器用之節惟岱畎所出者善則使之貢焉萊山之夷以畜牧為生今水患去而地可收放山桑之絲其堅韌異當可以中琴瑟之絃供繒帛之用者則盛之以筐

浮汶節至于貢道之來惟汶水去濟最近而濟水與河相通則使
浮舟于汶由西南達于濟達濟則達河而帝都可至矣○青州貢
賦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不言達河者因前兗州已言浮于濟
源達于河故也以土總是經理青州的事

海岱節次青而施功者徐州也標其疆界東則至海北則至岱而
南則至淮也○通州以淮為主州境以淮而別州害以淮而除貢
物莫多于淮貢道亦莫便于淮

惟沂二節徐州之水淮為大而沂則入于淮者也淮不治沂亦因
而此濫矣今禹功施而淮既入海沂水入泗以入淮水之流者無

僅而貢焉此貢之
出于各方者也

浮于汶達于濟汶音問

青州之貢將假道于濰濰則阻于入海之
遠將直入于河流則隔于濟水之濱惟汶
水出原山之陽而西南入濟濟水接汶水
之派而東北入河故浮舟于汶則以漸而
西而濟可達矣達于濟則
自南而北而河可入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言海
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曰海
岱及淮而後徐州
之疆界始別矣

惟沂其又沂音
宜

不治焉至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今淮沂又而地利可興凡近山之地皆可種藝土之高者平矣○此二節相因淮沂又而後蒙羽藝也淮出于胎簪大千桐柏皆象州境而被害則莫甚于徐政於此書又沂水出本州艾山西南入泗泗入淮淮納沂泗以入海先淮後沂者先大後小也先蒙後羽者先高後卑也



大野二節其次莫大焉濟彼大野澤乃濟水橫絕之處蓋濟自陶丘北而下分而為二一東南流為溝一東北流為洸皆會于大野大野不能受則奔潰為患今禹功既施而大野始能容受二流有蓄有洩而既豬矣則水之止者無不治焉至東原之地乃大野環抱之所濟水所經也今濟治而沮如盡去悉底于平而土之卑者治矣○此二節亦相因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也大野與雷夏不同雷夏與濟原是兩處大野北連清濟却是一處既豬者復其故也東原在徐西北因在濟東故謂東原上言其藝謂可種藝此言底

淮水出胎簪山沂水出艾山又治也淮京八于海沂西南入於泗而水之流者治矣川莫大于淮淮又則白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也浸莫大于沂沂又則自沐而下凡為浸者可知也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淮沂又而後二山已可種藝事之相因者也則土之高者治矣

大野既豬

野志作塗豬音諸渚同

大野澤名為濟水之所絕其所聚者大矣水蓄而復流曰豬則水之止者治矣

東原底平

平特去其沮洳耳流水治而後地之高者其利與止水治而後地之卑者其害除故為事之相因

厥土節由是而辨徐州之土其色則赤其性則粘膩而埴脉起而埴土性之美者也至驗諸草木則亦進而漸長且叢生而包矣

厥田節由是定徐州之田賦田則居上中而為第二等土厚故也賦則居中中而為第五等人工尚少也

厥貢節由是定徐州之貢徐土雖赤亦間有五色之士天子建社可用為壇壝封諸侯可用為土封故制以為通州之貢焉羽山之谷有雉五色皆備其羽可用為旌旄及車服器用之飾嶧山之南有桐特生其材可中琴瑟泗水之傍有石浮露成之為磬可備音樂淮之屬更有蠙珠及魚可為服飾而供祭器至于玄色之幣以之為裳可以祭以之為冠可以齋又有黑經白緯之織與純白之縞皆可為去凶即古之服則使盛于館而貢焉此各隨其地之所

東原在濟水之東濟平而沮洳盡去則地之平者治矣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

厥土赤埴埴草木漸包埴音熾韋昭音試漸古本作薪音展

埴黏膩也色赤而性埴埴則土宜辨矣漸進長也包叢生也則物性遂矣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陽孤桐泗濱浮

雉雉音雉翟翟音翟浮浮音浮夏夏音夏翟翟音翟雉雉音雉陽陽音陽孤孤音孤桐桐音桐泗泗音泗濱濱音濱浮浮音浮

駕切翟音狄嶧音亦詩作澤即鄒山也始皇登此李斯刻石頌德漢志作嶧音貧志作

出而制爲貢者也。○此見聖人不責有干。無亦不泛取其有也。通
節以禮樂立意。上備壇壝爲土封。翟中旌旗車服。皆禮之用也。祗
桐中琴瑟浮磬。皆樂之器也。珠備服飾。供祭祀玄幣爲
齋祭之服。織編爲去凶卽吉之服。皆禮之不可缺者也。桐以向日
孤生者爲良。故云孤桐。水中見石。故云浮。淮夷徐州境內之屬夷
非外夷也。

浮淮節至于貢賦之道。何自來乎。蓋必浮舟于淮。由淮入泗。至泗
則東路可由。灘以達河。灘蓋出于河。而入于泗者。西路可由。濟以
達河。濟蓋入河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也。○河水入
淮。此云浮于淮。泗者。蓋論水之大小。則泗合于淮。而論貢道。則溢
淮而後入泗。出泗而後可達河也。

史夏紀作泉

音邊編音泉

徐州之士雖赤而五色之士亦間有之。故
貢以爲建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
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可以爲禮器
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與泗
水之濱石露可以成磬皆可以爲樂器淮
夷之蠙珠及魚可以爲服飾祭祀之用者
也。赤黑之幣謂玄齋祭首服之所用。黑經
白緯之織白素之編皆繪也。去凶卽言之
所服亦淮夷入篚而貢焉。惟土五色貢之
出于一州者也。自夏翟而下則貢之出于
各方者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河說文作荷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
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蓋泗之西流有

淮海節次徐而施功者揚州也其疆界則北至淮東南至大海焉

彭蠡二節揚之西偏有彭蠡焉納諸江之水踰數百里之地其爲浸也大矣今禹治之乃能停蓄流通無潰決之虞而既豬焉由是澤中州渚悉底于平而隨陽之鳥亦皆得所居止而遂其性矣○彭蠡以彭機左蠡得名江漢入海于楊彭蠡其咽喉也江合漢而益漢之雄漢合江而益江之怒滔天之勢至此加熾得豬爲難故特舉以見楊之成功曰行南陸雁向南飛曰行北陸雁向北飛隨日而遷故曰陽鳥獨于彭蠡言之者耶鳥之所宜也

三江二節彭蠡豬而揚旡西偏之患矣至東南近海之處有三江焉即震澤之下流也尚故奔潰而無所歸此乃既入于海而望尾

灘水灘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便灘者則自泗出灘以達河焉泗之上源有沛水沛入于河而合于泗者也便沛者則自泗由沛以達河焉皆邇流而上者也

淮海惟揚州楊本作揚誤作木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蠡古作麗

彭蠡合江東江西諸水其所聚者廣矣既豬者衆水已有所容餘波又有所洩也

陽鳥攸居攸志作道

隨陽之鳥生息于彭蠡者也州渚旣平故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三江旣入

聞爲止宿矣至澤之以震各者據三江之上流縱橫八百餘里震蕩難定今三江入而下流既洩乃亦倖性而底于定無復爲患矣○彭蠡不豬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不定爲揚東偏之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州之成功

條緩節水患始乎由是物得遂其生而土性可辨焉有條蕩之竹則既敷布而發生矣言平其草則天而長盛其水則奮然而高聳焉至于辨土之性大約其地卑溼惟塗泥而已○竟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皆然也此獨先言草木者揚土塗泥沮洳之多山林不與也不這色者其色雜也

三江在震澤下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入海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既入者入于海也

震澤底定

震澤在三江之上其澤多震而難定底定者因三江既入西納諸水東吐三江勢平而不震蕩也

條蕩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條音小
蕩音蕩

條箭條蕩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天喬高也此言水患去而植物遂其性也塗泥水泉溼也